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二十

十七史策要

元魏二冊

廿六

眉山新編 南史七史策要

元魏書

第一卷

高祖上至德頌表

刁雍乞脩正禮樂表

崔元乞補綴石經表

房景先五經疑問上篇

孫惠蔚上遺書疏

中山王英上校練學生奏

李訢立立學校疏

高允議學官表

劉芳乞置國學表

羊琛乞脩學校表

鄭道昭乞脩三雍表

鄭道昭乞施行學令表

又上表

第二卷

封軌明堂議

源子恭上明堂辟雍書

李崇上明堂太學表

袁讎明堂議

劉方言郊祀疏

第三卷

高祐乞參造國史表

李彪乞修國史表

張彛上歷帝圖表

崔鴻上十六國春秋表

崔浩諸葛亮論

游稚論高允辭

劉景安規崔亮書

崔亮答書

第四卷

李彪封事七條

韓顯宗言囚事書

又上言

又上言

第五卷

高陽王雍上考陟法表

蕭寶寅言考績表

崔鴻考績議

元暉黜陟守令疏

盧昶言守令苛暴奏

任斌王澄諫按籍階盜官表

北海王祥諫以却盜削黜群司表



任城王澄諫人臣專殺奏
高閭諫斷人臣祿表
韓頭宗上言百官深酷

第六卷

韓麒麟上時務表

元暉論政要書

陽固謏言表

任城主澄聽言奏

高允言風俗不依古式

辛雄上明賞罰疏

復上疏乞簡置守令

甄琛乞督察京邑毋盜表

邢劼勸不受珍貨奏

李平諫辛鄴表

第七卷

崔楷上堤防水害疏

高允明災異表

劉潔乞哀於水害奏

李安世乞制豪右占奪民田疏

李瑒上言民絕戶為僧
長孫稚諫廢鹽池稅表

高闕之上鑄錢議

孫紹修律令奏

六朝目

二

第八卷

張倫諫大歸蠕蠕使者表

崔浩諫伐蠕蠕

源懷上邊防表

高閭上安邊策表

元孚陳使夏表

源賀乞宥死罪言守邊書

任城王澄乞先自備表

路思令乞選將

孫紹陳軍國利害表

李苗上討賊書

眉山新編南北史策要

元魏書一

高閭上至德頌表

顯祖傳位。從御崇光宮。中書侍郎高閭表上至德頌。其辭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雖斷順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靈章萬祀。垂範百王。歷禁所以挹其遺。國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魯北斷。則儉仇覆斃。西摧三危之首。東引蕭懷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闕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崇由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群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軌。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自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

才 正禮樂表

世祖時為特進征南將軍和平六年表曰。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禮樂為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脩內。和氣中釋。恭勤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之俗。尚須崇而用之。況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脩五禮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揚鷓化於介丘。令木石革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死怨。禮至則不違。揖遜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唯聖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遲。仲尼傷禮樂之萌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反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霸

弃道術。灰滅典籍。坑燼儒士。盲天下之目。絕象魏之章。蕭韶不
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古
禮粗。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劣殊軌。歎其薄德。元
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褒。觀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
定諸儀。以為漢禮。終於休廢。震而不行。及魏晉之日。脩而不備。
伏惟陛下。元為以恭。口使賢以御。世方鳴和鸞。以陟於宗。陪群
后。以昇中岳。而三禮闕於唐。辰象舞替於周日。夫君幸必求古
之典也。崇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為有其時。而无其禮。有其
德而无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絕清頌之饗。良由禮樂不興。王
政有缺。致也。臣聞樂曰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淫。五帝殊
時。不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昧
儒先。管窺不遠。謂宜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

崔光乞補綴石經表

肅宗即命為侍中領國子祭酒領著作神龜元年上表曰

詩稱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又云。垂死老成人。尚有典
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
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行
實。臣張訓。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輪。充
漢帝之坐。孟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分家。
猶若此之至也。矧乃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為國楷。義成家範。
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今焚荒汗殿。
積榛棘而弗掃。為鼯鼯之所栖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為
痛心疾首。附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恭日休。自天縱睿。垂心
初李。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
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麟閣以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
而使近在城闈。面接宮廟。舊校為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
民。教孝為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
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未向二十紀矣。昔來急屢經。我

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備圖寺。道俗諳用。稍有發掘。基墮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務。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撒播麥納。秋春相因。特蒿祀時。致大瘳。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耻。今承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闕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

房景先五經疑問十篇

景先嘗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該典文多。略舉其切於世教者十篇。

問王者受命。水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興。金德方隆。禎發華嶺。水運告昌。瑤光啓祚。人道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既彰。玄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為次。遵而不改。既事乘代。終而數同。納獲逆順。且殊禎運。宜異而兆。徵不差。有疑符應。

元象之一

三

問禹以軫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冒。道高者負。表四方神積者。郊原斯主。是以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鮪既罪彰於山川。受殛於羽裔。化質與鱗。甲為群。銘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於國陽。當昇煙之大禮。苟存及躬。以亂祀典。降上帝為罪鬼之賓。素夾鍾為介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淪乎。

問湯尊禋廢社。曰神積道存。異世同尊。列山見享。綿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德。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時。黜元切於百世。且異質感應。風雨異徵。尊樞理之靈。而邀滂澍之潤。共發之道。无乃謬與。若社不合薦。虞夏應失之於前。始以歲久。亘遷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言。

問湯剋桀。欲遷夏社。為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為亡國之誡。曰神无定方。唯人為主。道協先為。天地是依。弃德弗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礼存威秩。外后稷當四圭之尊。殷土祗隔牲幣之享。

就如言之。稷真靈威誠允。幸追之宜。社非商祀。享乃考之。各殷鑒致誠。何獨在斯。

問。易者革命之文。而無指讓之象。曰。玄黃剖別人道。為尊。為臺。信化。故義始元首。且以飛龍啓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為善然。順守有愆。未盡不顯。指讓之象。而著已日之美。豈可兆巨。豐為貽厥之謀。訓万世而開安忍之關。求之反。表未識理恕。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為明。龜焉曰。王道真產。法理尚。思。信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丑有三刺。禮經實其仁。是以祿父巨。豐。教禮不輟。三監亂德。祭備猶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違天。行大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愆止於身。何惡當參夷之禍。何戾受淪殄之辜。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丘偏祀。猶不散季氏之族。昊天至重。豈可納廢。變夏之夷。唐虞以佳。事無斯。

典。二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冒禮不上通。昏瑜後燼。西土是主。此使至道相承。乾無二統。地風既訖。玄牡肆尊。禮不虛革。庶昭異聞。

問。穀梁傳。魯僖二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為教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擊不加兵。屈於周典。僖公。魯是。盛君告誠。皮祀。稽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各於天。則神不吝。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靈威。時着。郊享不從。配天斯絕。即傳所言。殆非虛矣。何承而制。

問。尚書。胤征。義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於房。曰。衡紀不。移。日月有度。交涼啓辰。次舍無代。猗。端屢。鑄。歸。餘。成。閏。是以。爰命。義和。升。準。祖。節。使。暑。敷。應。時。火。流。協。燿。致。違。舒。後。德。靈。靈。靈。次。即。官。日。永。容。可。為。愆。玄。象。一。老。未。成。巨。矣。且。抄。欲。豈。回。皇。之。辰。浸。不。非。合。璧。之。月。叙。食。弗。當。積。矣。加。誅。律。變。新。皇。使。遭。珍。絕。

仁者之兵。我不妄與。王赫斯舉。將有異說。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月次周。行舍有常分。至之候。不為愆各。今同之辰。而為深及者。專以金木相殘。指日成豐。推坂不一。容可如之。若適亮正陽。日維戊午。生育相因。猶子歸母。但以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為忌也。朔亦應為灾。如不忌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以屬月時。繫之在日。有變明例。義不在權。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泣麟自傷。曰。聖人稟虛天出。資識未形。齊生死於一同。等榮辱於彼我。孔子自生不辰。從心告盜。樂生既脩。素王斯著。乃興吾已之歎。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聖達之理。無乃缺如。

孫惠蔚來遺書疏

世宗時。為秘書丞。既入東館。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

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以資人經。參天二地。憲章典故。述遵鴻

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

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身範。是以溫乘疏遠

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爰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

為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寔太平之樞宗。勝殘

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

乎。及秦奔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

復存。豈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一千餘兩。魏晉之世。

尤重典墳。救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講經論。紙竹

必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

慈造曲費。則班秘首。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編閣舊典。允無定

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

襍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宄者少。臣

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

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首先無本者。廣加推尋。

搜求今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乃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群書大集，詔許之。

中山王英諫校練學生奏

世宗時拜吏部尚書上奏曰

謹按學令。詔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頭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廩。計尋講淹年，聽授累紀，然僑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且返於齊民。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楊未一，故鄉校之計，非建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詢學庭。蘭蕕之躡，等敦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諫求遣四門博士，明達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職步。

李訢求立學校疏

高宗時為相州刺史上疏求立學校曰

臣聞致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無以光贊皇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序於京畿，立孝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為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老幼觀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簪中祕，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疑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何榮，遇顯任方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以來，訪諸文士，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孝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於是不墜。善奏顯相從之。

高允議孝官表

文明太后臨朝欲置學官於郡國以允儒宗元老朝望舊德
詔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

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為先威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
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於滅鄉閭益沒
雅誦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
每欲憲章昔典經闡素風方幸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
纂成洪列万国咸寧百揆時叙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
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摺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敕並集二省
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
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
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

劉芳乞置國學表

世宗即位為侍中國子祭酒上表曰

夫惟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教為先誠復政有質文茲軌不
易諒由万端資始眾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
隆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燬詔王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
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祭
官與天子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按李記云古之王者建匡親民
教孝為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
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按如洛陽記
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既從縣松灑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
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按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李基
所炳在仍舊營構又云太和二十年發教立四門博士於四門
置李臣授自周已上李惟以一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
在郊爰暨周室李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
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李
管入李而太王註云四李周四郊之虞庠也宋太戴保傳篇

五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貴
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序師而問道周之五
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季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
保以教使國子季焉外則有太季庠序之官以其證也漢魏已
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三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季
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
郊別置相去遠闊檢督難周計太季并作四門猶為太廣以臣
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季應從古不求
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

羊深乞修學校表

陵

普泰初為散騎常侍是時膠序廢替名教遲乃上疏曰
臣聞崇禮建季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
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六闕都穆之詠斯頌伏惟大魏乘乾
絃物欽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

載蔚得才之盛如彼新橋固以追隆周而並驅駕炎漢而獨邁
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
道消風猷稍遠堯濤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分非
季藝莫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尊經大才甘心於陋若然治
之為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二代兩漢異世間出或
釋榻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者徑外公相爭炳丹青義在往
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
儒冠時風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齊
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
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季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
莫始於經禮善哉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十
戈日陳亘亘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弊名教頽朽風流殆盡世
之陵夷可為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惟新方隅稍康寶祚文
德但禮賢崇讓之科必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感夫先

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靈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抗
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脩學校宣尼確論造次
必儒臣愚以為宜重修國志廣延胄子使函文之教日聞祥莫
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或依舊典句經
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筭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
鴻生以光顧望繫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
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暗短敢慕前訓用
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煙之化僅以臣
言可採乞特施行

鄭道昭乞修三雍表

高祖時為國子祭酒上表曰

臣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李
堂房粗置豈誦闕介城南太學漢魏百經立墟殘毀蒸藿蕪穢
遊兒牧豎為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况臣親司而不言露
伏願天慈回神紆貺賜垂鑒察若臣微音五一合介五求重敕尚
書門下五等論營制之模則三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
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

鄭道昭乞施行學令表

高祖時道昭以國子博士參定學令未施行後為司州牧

州郡上表曰

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本妙周致治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
者為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五海宅心魯秉周
禮強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滅群儒坑殄賤
仁義之經五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塗炭數十年間民
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
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眾五范滂五校書東觀隆逮魏晉何
嘗不勅勤於篇籍篤奉於戎伍伏推大魏之興也雖群凶未殄
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威

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垂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
定鼎伊瀋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垓懷擊壤之慶不素
亦聞吳阻化江嶽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傳響佇躡留心
典墳命攝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登等妙選英
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宰
博古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
未遑營立自今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因循寢廢遂使碩儒
膏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此
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立鑒洞遠越會未欸務修道以來之邇
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聖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
隆虞夏是以屢發中旨敦管李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李陋
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
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尔迄今未蒙報判但廢至歷年經
行淹滯請李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選擇有依生徒可準

又上表

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葉但互闕聞遂使濟濟明朝
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風約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李
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嘗以臣識淺濫官先能有
所感悟者也館宇既修生房粗備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
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意儒風不墜
後生覲徒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經莫告始
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

眉山新編南北七史策要

元魏書二

封軌明堂議

世宗時。除國子博士司空清河王懌表脩明堂辟雍詔百僚
集議軌議曰。

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胡設教其經構
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
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主寢或舉明
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考周與夏殷損益
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
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窓
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
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若蓋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白綴為之戶
牕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
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禮著
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
圖白虎通禁邑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
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
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公聖朝欲
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定制至如廟學之類臺沼
之雜案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

源子恭上明堂辟雍書

正光元年為起居郎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曰
臣聞。曆日臺望氣。軌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軌世之道斯遠。是以
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推尊之美事。絕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
蓋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用酬答。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
以茲為大。乃皇王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極。居震統極。總
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雍於洽食。定鼎遷

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於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脩廢典。建明堂。立季校。與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棟并連表。詔答兩京。摸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加葺繕。侍中領軍臣義。摠勒作官。宣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按縮。曾无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斐瑄荒茫。淹積年數。須架崇構。拍就無兆。仍令肄胄之禮。掩抑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厦止於尺土。爲山頓爲一匱。良可惜歎。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與彼。猶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資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大小。稍以粗舉。並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蒼生觀禮樂之富。書奏從之。

李崇上明堂太學表

靈太后臨朝。除驃騎大將軍。兗州刺史。上表曰。

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恪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万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黌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太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振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季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履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於

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仄陋但經始事勢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弊追世宗統曆率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遠爲山還停一置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收豎之迹城隍嚴固之重闕墀石之工墉堞頭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頌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聽宇凋朽牆垣頽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形万国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入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立眈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君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宰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尙異兔然燕麦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晚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鑿琢之勞及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然而復興調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楹宮棘宇頭麗於中更發明令重遵鄉飲數進郡季精課經筵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合識所宗然此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尔乃經營未爲晚也

宋翻明堂議

正始初爲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議明堂之議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詁百耳

蓋唐虞已上事業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其章之極莫如
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與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
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絀
是知明堂五室二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
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躰例則無九室之
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弼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
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
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
以為之室德行擬於今雖有不同時說兩然本制皆存而言無
明文欲復何責本制皆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
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切有憤焉何者張衡東京
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後留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
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
乎斐顏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不能令各處其反就使其像可

元二

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
典捐弃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得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
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嘗有
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
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昔新又不能易玄之妙
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
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騁騁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
何得以意抑必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
退之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室之論並非經
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曲學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
既秉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繼周孔述
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
損經紀雅詁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儼形宇宙而
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

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後漢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改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統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前郊建玉雍永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卒踈退敢諺浪

袁翻安置蠕蠕表

神龜末為涼州刺史時蠕蠕王阿都瓌後王逖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拜問翻安置之所翻表曰

繆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王阿都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且竊惟匈奴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為美談

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場自卜惟洛食

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蠕蠕

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王喪民

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昔正由種類煩

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闢此兩敵即于莊之筭得使境上無塵數

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

威靈兩王投身一求而至百姓歸誠万里相屬進希朝廷定計

剋復宗社退望成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絕不識信

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云繼絕列聖同規撫綏恤

附綿經共軌若弃而不受則于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實

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

那鑿無遠覆軍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

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齋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

豈易可知今蠕蠕雖王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煩部族猶

衆颯颯若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蓋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民稀。根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堅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且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颯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任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颯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西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往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颯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颯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颯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噓歸心。以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從度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初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竄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遁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四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群。正且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給。藉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預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

劉芳言郊祀疏

世宗時。爲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

礼有違又靈皇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

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

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等奉謝全經業既通古豈可輕

薦替言安陳管說切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

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

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

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起

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

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

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

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

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

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

中夏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北黃帝

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北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末

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

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

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

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九里之審

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

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鄭玄云北

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

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禮王畿

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近王氣

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廡故東郊八里南郊

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五南木地五里祭祀志云建

武一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

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中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

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乘鄭玄所引周二代之據。迨漢魏所
 行故事。凡邑久白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禮。朝
 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自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稿又
 未審禮文。於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注。立高
 禱祠于城南。不去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北自漢初。重
 為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今天下立
 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得祠。百祠全云。郡縣國祠社稷先
 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庶所以別
 在洛陽者。蓋姬且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
 夷齊廣者。亦世為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
 此類甚眾。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於禱請。功為太常所司。亦廟
 神祇自有常限。無且臨時斟酌以意。若遂令妄置。則不免淫祀。
 二祠在太常。與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實本。臣以庸蔽。謬兼
 今職。考括遺籍。博採群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當今在冬務隙。

野聲人。爾遷易郊壇二三為便。
 卷末

高祖乞參造國史表

高祖時拜秘書令與丞李彪等奏曰

臣等聞典謨興話言所以先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寶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此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遠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幹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賢如此修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溥曜二儀惠和玉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畢萃於曩世會稽竹主牒之章代宗想石記之列而祗府彙動迷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石之勳業顯于皇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之

李彪乞修國史表

高祖時為領著作郎遷御史中尉以罪免世宗踐阼彪自記於王肅求復舊職脩史官之事肅許為左右彪乃奏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昶斯寔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宮立而卑高陳民師建而賤貴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唐典象欽明之冊虞書銘賡徽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錄商

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襄乎二代文工
開之以兩經。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斐章大略也。故觀雅
頌識文武之不列。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
始基。聽訟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別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
婉而成章。盡而不汚者矣。自餘承志之比。其亦有趨焉。暨史班
之錄。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登彬
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風。美類三代。炎政之崇。道冠來葉。降及
華馬陳干。咸有放焉。而敷贊弗遠。不可力致。豈虛也哉。其餘率
見而書。觀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惟我皇魏之奄
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遠開基。武皇以奉時
拓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
其光。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動有闕。美隨日落。
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
帝先后。遂惟景業。綿綿休列。若不恢史。闡錄懼上。業茂功殆。有

卷三

缺矣。於是召名儒博達之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
片志。令臣出納。授臣承職。復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
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
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為國書。假有新進時賢。制
作於此者。恐閨門既異。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音或謬。自十五
年以來。臣使國遷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
書功錄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
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辨明教
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
樂其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允自康哉。惟先皇
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興。流製藻績。垂篇窮理。於有象
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迹者。欲人繼
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
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

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鑿。率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立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監金也。思同音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鑿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燹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外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度宗社者。先皇之節也。袞職無闕者。先皇之充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為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若夫良治之子。善知為裘。良弓之子。善知為箝。物豈有定。習貫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滯曠。天人之際。不可湏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事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勢。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借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推。新洪。爰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幼。教尚書。雅給筆札。而巳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殺介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漢陽傅毗。北平陽。尼河。留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顛。宗。等。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

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
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待官兩兼故載述致闕
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
備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誠其子遷曰富世有美
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
以久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善稱獻庶官詩有
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竊敢言
及於此語曰愚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為臣成不知彊欲
為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
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苑而後已今求都下
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筆力以充前須雖不能光
啓大錄庶不為飽食終日耳述則替月可就遂也三年有成正
本藎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

張彞上歷帝圖表

世宗時為光祿大夫上歷帝圖以諫起元庖擬終於晉末凡
十六代事合成五篇表曰

臣聞天元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由藉眾流以增大
莫不以孤昭不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至識其若此必取物
以自誠故堯稱則天設謗木以曉未明舜稱鵠懸諫鼓以規
勵虞人獻箴規之旨蓋孟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
以自改春春於悔往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用能聲高百王卓
絕中古經十氏而不渝歷二千以孤鬱伏惟太祖撥亂升代重
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開盈函夏顯祖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高
祖大聖臨朝經營云始末明衣白冕忘食同剪荆棘從從神
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種之渠衡南異服之帥沙西羶
頭之戎漠北辦駘之虜重譯納貢請吏稱蕃積德懋於夏殷
仁盛於周漢澤教既周武功亦匝由且發明詔思求直士信是
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之日况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行途

鏘玉及臣四世。過以小才藉蔭。出任學藝專門。武廟方略。早荷先帝眷仗之恩。未蒙陛下不遺之施。侍則出入兩都。官歷納言。常伯。忝收秦蕃。号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併酬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萬仞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原。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鳳之瑞。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視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固園寂寥之美。可為輝風景行。者。願謹編丹青。以標眷執。至如大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那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成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亡新篡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暗弱。骨肉相屠。終使聰矐。鴉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戎五卷。名曰歷帝圖。亦謗木諫訪。虞人盤孟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冀或予左右。上補末萌。伏願陛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者。弃其惡者。則微臣雖沈淪地下。無異乘雲登天矣。世宗善之。

崔鴻上十六國春秋表

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劉石慕容苻姚等。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上表曰。

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錄。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群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初。同文。祥麟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普成六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晉惠不競。辛戎亂起。三帝受制於苻臣。皇晏駕於北所。五都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蛇。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銳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還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繼代。世

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僞并冀之民懷寘之士懲貪而聖者
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大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
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
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睿略聞耀威靈農戰兼修
掃清氛穢歲至四紀而寰宇一同僭耳文身之長舟服斬髮之
酋莫不請朝率職重譯來庭隱惡懲惡濟之澤三縱擊壤之歌百
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世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
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廢之
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躒
例不全編緜紛認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為一書伏惟高祖
以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
世之法開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陽總統敬武承天應符
屈已則道高三五頤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
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導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
感彼禽魚稷茲寒暑而況愚臣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免
彊難革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事非承祚然國
志史書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
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已家貧祿薄唯任
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一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
於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破彼異同凡為一
舛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家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以
長曆考諸舊志斷正差謬定為實錄商榷大略考春秋百篇至
三汗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
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
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
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錄邊求採臣愚
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荆川大中正臣趙邕忽
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臯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於惶慶懼兼

至。今謹以所託者附臣。呈奏臣又別作序列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駭。徒藉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悸。

崔浩詣葛亮論

浩嘗與毛脩之論說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脩之曰晉在蜀聞長史言壽曾為請葛亮書佐被獲故其論武侯公應

變所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其乃有故義過美之譽彙其迹也不為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去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蹙踞之地借号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他為偶而以為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奇亮非為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險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驕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之攻陳倉蹶遲失會握劍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賈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人豈合古之善將且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謂浩言為然

崔雅論高允詞

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尚論允曰

夫善終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又饒洪量端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四十餘年矣未嘗見其是非虛喜之名不亦信哉高子為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兩兩不能出口余嘗呼為文子崔公謂余去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數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

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三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尚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

劉景安規崔亮書

靈太后臨朝。為吏部尚書。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御。聖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正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准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姓氏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達沙汰之理。未精而身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終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肯屬名行哉。

崔亮答書

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藉。幸得為吏部尚書。當其出也。尚不。知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檢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性。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汝論之。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止。品其才第。上之尚書。昔書場。狀昇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過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關天。而求其博哉。今動入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垂軒。求其真鮮之妙。未曾。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

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
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
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足此相其由是也
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

卷末





